

斟補隅錄

一



勘 補 隅 錄

(一)

蔣光煦輯校

斟補隅錄目錄

尙書全解

爾雅

續通鑑

東漢會要

吳越春秋

錢塘遺事

宣和高麗圖經

管子

荀子

意林

酉陽雜俎

唐摭言

斟補隅錄 目錄

蘆浦筆記

陳后山集

斟補隅錄

尚書全解卷三十四

宋 林之奇撰

多方

惟五月丁亥。王來自奄。至于宗周。周公曰。王若曰。猷。告爾四國多方。惟爾殷侯尹民。我惟大降爾命。爾罔不知。洪惟圖天之命。弗永寅念于祀。惟帝降格于夏。有夏誕厥逸。不肯感言于民。乃大淫昏。不克終日。勸于帝之迪。乃爾攸聞。厥圖帝之命。不克開于民之麗。乃大降罰。崇亂有夏。因甲于內亂。不克靈承于旅。罔丕惟進之恭。洪舒于民。亦惟有夏之民。叨憤日欽。剗割夏邑。天惟時求民主。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。刑殄有夏。惟天不畀純。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。不克永于多享。惟夏之恭多士。大不克明保享于民。乃胥惟虐于民。至于百爲。大不克開。乃惟成湯。克以爾多方簡伐夏。作民主。慎厥麗。乃勸。厥民刑用勸。以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慎罰。亦克用勸。要囚殄戮多罪。亦克用勸。開釋無辜。亦克用勸。今至于爾辟。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。

奄。卽淮夷也。上篇逸書之序。皆言踐奄。則是成王之東伐淮夷。所滅者奄也。而下篇周官之序。遂言滅淮夷。以是知奄卽淮夷之一種。繼而言之。則謂之淮夷。別其國名。則曰奄。考之春秋。亦狄之有潞氏甲。

氏留氏舒之有舒蓼舒鳩正如淮夷之有奄也。當成王初卽位。周公之攝政。奄蓋嘗與武庚三叔興兵。以共爲唇齒。而問王室矣。觀大誥序言三監及淮夷叛。而多士有曰。昔朕來自奄。予大降爾四國民命。則知當時所謂淮夷叛者卽奄也。今成王旣卽政。而奄又叛焉。蓋周自文武興於西土。而化行於南。故西夷最先服。而東夷之服爲最後。是以武王牧野之戰。方與紂決勝負於行陣之間。而西南夷之邦。所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者。已皆作使。而成王之卽政。天下已太平矣。東夷之奄猶興兵以叛也。當周公之攝政。則奄之叛也。周公征之。及成王之卽政。則奄之叛也。成王征之。成王之征之也。以其特遠不賓。故屢叛命。旣討平之。則遷其君而居於蒲姑。蒲姑齊地也。使之密邇中國。以教化之故也。旣自奄而歸。在於宗周之鎬京。諸侯皆來朝會。周公稱王命。以誥庶邦之諸侯。故作此篇。蓋當周公之攝也。淮夷以武庚有興復之志。三叔有流言之惡。遂與之相挺以爲亂。周公雖討平之。而以殷之頑民。遷於成周。然當淮夷之再叛。殷人不能無覬覦之心。故作此篇以告之。言桀紂之所以亡。商周之所以興。明天命之不可不畏。汝當遷善遠罪。毋懷反側。以自速罪戾也。蓋此篇與多士之意同。然多士之所誥者。殷之頑民。而此篇之所誥者。併於多方諸侯。唐孔氏曰。自武王伐紂。及成王卽位。新封建者甚少。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。其心未服周家。由是奄君重叛。今因滅奄新歸。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。欲令其無二心也。語雖普告天下。意在殷之舊國。此說是也。五月丁亥。先儒以爲歸政明年之五月。按多士之發首。

日惟三月。先儒以爲致政明年之三月。然周公既成洛邑而後歸政。洛邑之營以攝政七年之三月而歸政在其十二月。則以明年三月遷殷頑民於成周。其年月有所考。按此篇有曰。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。我監者。卽所謂監我士師工也。周公歸政以後。監我士師工。既臣於我。監五祀則非明年之五月矣。世代遼遠。不可得而考也。先儒又言淮夷奄叛。魯征淮夷。作費誓。王親征。奄滅其國。則是以魯之征淮夷與成王踐奄同時。此非也。蓋先儒旣以周公歸政而命公之後。封伯禽於魯。故以魯征淮夷爲在歸政之明年。按伯禽之封於魯久矣。非在周公歸政之日也。世家曰。伯禽卽位之後。有管蔡等及淮夷徐戎亦並興。伯禽率師伐之於費。作費誓。由此觀之。則魯之征淮夷不與成王之踐奄同時。先儒之言非也。王來自奄。至於宗周。卽序曰。成王歸自奄。在宗周也。宗周鎬京也。詩云。赫赫宗周。褒姒滅之。皆指鎬京而言。周公曰。王若曰。周公以王命告也。漢孔氏曰。稱周公以別王自告。唐孔氏曰。王肅云。周公攝政。稱成王之命以告。及還政。稱王曰。嫌爲成王辭。故加周公以明之。然多士之篇。王若曰之上。不加周公曰者。以彼上自云。周公初于新邑洛。用告知。是周公故也。此說皆是。猷者發語之辭。先儒曰。順大道告四方。若字在曰之上。猷字在曰之下。而以若爲順。以猷爲道。言順大道其說鑿矣。此蓋將以告四國多方之諸侯。故發語而有此言也。殷侯尹民。言殷之諸侯正民者。唐孔氏所謂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者也。旣言告爾四國多方。而又特言殷侯尹民。唐孔氏所謂語雖普告天下。意在殷之舊國是也。我惟

大降爾命。所謂成王既黜殷命也。蓋紂雖滅。而武庚尙封於商之故都。則殷命未降。及武庚以叛見殺。殷之故都無復湯之子孫。是爲大降爾命也。我之所以大降爾命者。蓋以武庚忘我周之大德。而逞其不軌之謀。故不得已而誅之。此乃爾之所親覩。爾無不知之也。意謂武庚之亡。乃天之命。爾當備知之矣。於是以桀紂之所以失天下者。委曲以訓之。以見夫廢興存亡皆有天命。而天之所以予奪者。又皆係其君之如何耳。不可以僥倖求也。此惟圖天之命謂桀也。言桀大惟謀天之命。欲天之永顧於我。夏家桀雖有圖天之志。而不知所以圖天之道。故不能長敬念祭祀之事。嘗考之詩。如曰。卬盛于豆。云云。以迄于今。蓋先王之於祭禮。內盡其誠。外盡其物。洋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。在左右。故天錫之以福。而萬世不絕。三百篇之中。其歌咏福壽之綿長。未有不自於祭祀。桀欲圖天之命。而不敬念祭祀之事。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。桀雖不能敬念祀事。而天猶降格而向之。譴告警戒。欲扶持而安全之。桀則不知天戒之可畏。大爲逸豫。不肯爲憂民之言。夫有憂民之言。未必有憂民之心。桀尙不肯爲憂民之言。則無憂民之心可知矣。乃大爲淫昏之行。於天之道。不能勸勉於終日之間。欲其終日且不可得。況於某月乎。況於終身乎。迪道也。天之道者。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也。此皆爾之所聞。蓋武庚之事。則爾殷侯見而知之。故曰。爾罔不知桀之事。則爾殷侯聞而知之。故曰。乃爾攸聞也。麗。先儒作平聲。讀施也。謂所施政教。不若只作如字讀。薛氏曰。麗與離麗也。之麗同。陳少南曰。麗附也。皆是也。夫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

自我民聽。民之所謂。天未有不眷之也。民之所去。天未有不釋之也。桀不明於民之所以附。則其德無以得民心。其何以得天之心乎。乃欲圖帝之命。其可哉。蓋有得天之道。雖無求於天。而福壽自至。無得天之道。則雖汲汲以圖之。天豈可以圖而得哉。而說者亦以圖天之命。圖帝之命。曰。天曰帝。從而分之。分別亦鑿也。既不能明民之所以附。故乃大降刑罰。以斬艾其民。是崇亂於有夏也。崇亂者。猶言長惡也。甲始也。言桀之亂。自內而始也。夫言天下之治者。自身修而後家齊。家齊而後國治。國治而後天下平。及其亂也亦然。蓋亦自身而及家。自家而及國。自國而及天下。故其始在內也。旅衆也。舒惰也。盤庚曰。古我前后。罔不惟民之承。論語曰。使民如承大祭。民雖卑弱。不可以不善承之也。五子之歌曰。皇祖有訓。民可近。不可下。爲人上者。奈何不敬。要之所以訓其子孫。惟以民之所係者重。不可不敬也。桀不能善承於衆。則其不遵祖訓甚矣。桀之不能善承於衆。則罔大進於恭德。而惟大惰於臨民。則其恭德何以大進。恭德不大進。則安能善承於衆乎。惟是有夏之民。饗養者。忿憤者。加欽崇而尊用之。與之。則割夏邑。剗割者。言其戕賊之政。如剗割然也。饗養者。則必厚賦重斂。以傷民之財。忿憤者。則必嚴刑峻法。以殘民之命。此其所以爲剗割夏邑也。蓋桀之所以肆其虐政者。非獨一人也。其左右前後。無非小人。故其虐政浸淫於天下。則斯民不自聊生。必將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。故天於是鑒萬方而求爲民主者也。天之愛民甚矣。必不使一人肆於民上。棄天地之性。以從其淫。其時惟湯之一德。可以享天心。

故天降明美之命於湯。使王天下。而刑絕有夏。使不得保其社稷也。惟天不畀純言。天之不與桀者。大矣。純與天維純佑命。事雖異。而意則同。天之所以不畀桀者。蓋桀不能以四方之義民。長久以多享國祚也。夫義民者。用之則安富尊榮。以享縣長之壽。桀雖有義民。而不能用。故亦不克享國。惟夏所恭敬之多士。大不能明。保享於民之道。蓋夏之多士。貪饕忿憤。豈能明此哉。保享於民。謂安民而以之享國。長久也。義民則明於保享之道。饕憤是用。則宜其不永矣。此多士者。惟相與爲虐。以毒斯民。凡百所爲。大不能明。故成湯以是時而興。乃以天於多方。簡求可以代夏者。惟湯上當天意。故代夏而作民主。湯之所以能作民主者。蓋以湯謹其民之所附者。以推之於民。故民莫不胥勸。既有以使民之附矣。雖其民之陷於刑者。亦不以爲怨。皆用勸也。自成湯以後。至于帝乙。無不明德而謹罰。而民亦皆用勸。夫明德者。固所以使民勸。至於刑罰。豈亦使之勸哉。蓋先王之於刑罰。謹而行之。出於不得已。故刑一人。而天下莫不洗心滌慮。以遷於善。故其刑罰之行。察其要辭。以其罪而殄戮之。以其無辜而開赦之。無有不勸者矣。今至於爾君紂。則不能率乃祖之所行。故不能以爾多方。而享天之命。蓋德之不修。則雖有多方。而不克享德之修。則雖七十里。而可以王也。維紂之所以至於滅亡者。無非自取之也。爾多方。其可以有他志哉。無逸論中宗高宗祖甲享國之永。自是厥後。立王生則逸。不知稼穡之艱難。亦罔或克壽。或十年。或七八年。或五六年。或三四年。其言商之賢君。惟三宗而已。則其餘無非辟王也。多士則曰。

成湯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恤祀。多方則曰。自成湯至于帝乙。罔不明德慎罰。則是由紂以前。無非賢王也。蓋與成王言則責其難。不如三宗之享國不足稱也。與商民言。則樂道前王之善。苟能克紹成湯之基緒。而不至失墜者。皆可稱也。讀書者。苟不以意逆志。則是周公之言。自相違背。不足以爲萬世之訓矣。

嗚呼。王若曰。誥告爾多方。非天庸釋有夏。非天庸釋有殷。乃惟爾辟。以爾多方大淫。圖天之命。屑有辭。乃惟有夏圖厥政。不集于享。天降時喪。有邦間之。乃惟爾商。後王逸厥逸。圖厥政不蠲烝。天惟降時喪。惟聖罔念作狂。惟狂克念作聖。天惟五年。須暇之子孫。誕作民主。罔可念聽。天惟求爾多方。大動以威。開厥顧天。惟爾多方罔堪顧之。惟我周王。靈承于旅。克堪用德。惟典神天。天惟式教。我用休簡。畀殷命。尹爾多方。今我曷敢多誥。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。爾曷不忱裕之。于爾多方。爾曷不夾介。又我周王。享天之命。今爾尙宅爾宅。畋爾田。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。爾乃迪屢不靜。爾心未愛。爾乃不大宅天命。爾乃屑播天命。爾乃自作不典。圖忱于正。我惟時其教告之。我惟時其戰要囚之。至于再。至于三。乃有不用。我降爾命。我乃其大罰殛之。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。乃惟爾自速辜。

此篇陳桀紂之所以失天下。商周之所以得天下。以誥多方之諸侯。意謂天之所奪。非人力之所能支。天之所予。非人力之所能移。而所以或予或奪者。又係其德不德何如耳。汝多方諸侯。當謹於奉上。以

順天命不可以有他志也。前既言桀之失德。而天命湯以伐夏。作民主。卽繼之以紂之弗克。以爾多方。享天之命。而紂之所以墜厥命。周之所以受厥命。詳言其所以然之故。使多方諸侯。知天之棄商而不可復興。則自此以下是也。言天之喪夏。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。桀自取之耳。其喪殷也。亦非天有意以用釋之也。亦紂自取之耳。蓋謙遜敬愆。天表之應。應之以福。驕溢靡麗。天表之應。應之以禍。桀紂貴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纂數百年之基緒。而乃喪國亡身。覆宗絕祀者。其於禍敗。蓋自己求之。天但應之而已。故天之所以釋有殷者。乃以爾之君。以此多方之衆。而欲謀天之命。使其永眷顧於我殷家。縣縣延延。歷千萬年而不絕。而乃有淫佚之行。此豈可以謀天命哉。夫既奄有多方之衆。則是天命未改。使其能懷戒謹之心。以修厥德。則雖不切切然以謀天命。蓋未艾也。既大爲淫佚矣。則雖欲以多方而圖天之命。多方豈可以常有。而天命豈可以圖而得哉。大爲淫佚。固不可以圖天之命。而乃屑屑有辭。此又尤天之所怒也。說文曰。屑動作切切也。言其動作屑屑然而皆爲之辭說。以自解釋也。王嘉曰。動民以行。不以言。應天以實。不以文。下民細微。猶不可詐。況上天神明而可欺哉。夫淫者固非所以得天。而屑有辭者。又益禍而促亡也。史記言紂資辯捷疾。智足以拒諫。言足以飾非。而武王數其罪。亦曰。謂已有天命。謂敬不足行。謂祭無益。謂暴無傷。祖伊以西伯戡黎之故。奔告於紂。紂則曰。我生不有命在天。則其屑有辭。紂蓋優爲之也。雖則有辭。自欺可也。天其可欺乎。桀之矯誣上天。紂之屑有辭。自古亂亡之君。

若出一轍也。不集於享。卽上文不克永于多享。大不克明保享于民。言其享國之效。於此不遂矣。有夏之圖其政。而乃不集于享。則其政暴虐。不足以得心故也。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。然天之喪亡也。必假手於人。故湯自有邦諸侯閒而取之也。夫社稷無常奉。君臣無常位。自古已然。桀有天下。而不知所以保天下之道。則湯自一邦而閒之何者。天子諸侯無常位也。然湯亦豈有意於閒夏哉。蓋天之命爾。前旣言紂之失德。此復言之者。將極陳紂之喪亡。以明周之當有天下。故略舉湯之代夏。以明周之代殷。亦然也。商之後王紂。不思帝乙以前明德慎罰。以克保成湯之基緒。而不至失墜。乃惟沈湎。惟淫佚。是務以逸於逸焉。逸厥逸者。甚言其逸若醇乎醇之謂也。其圖厥政也。則惟穢德之彰聞。而其不潔也。久矣。故天降是喪亡以禍之。紂之圖厥政而不潔。是亦桀之圖厥政而不集於享。天之所以皆降時喪也。獨潔也。烝久也。毛氏傳曰。烝。寘也。而鄭箋爲久古者聲。寘。填塵同。正義曰。傳訓烝寘也。故轉寘爲久。而釋詁塵久也。乃作塵字。故箋辨之。古者寘填塵三字音同。可假借而用之故也。天惟五年須暇之。則其不獨也久矣。惟聖罔念作狂。惟狂克念作聖。此言天之所以須暇商之子孫也。夫聖之與狂。其相去不啻千萬里之遠。而聖乃可以作狂。狂乃可以作聖者。特在念不念之閒耳。書曰。思曰睿。睿作聖。孟子曰。心之官則思。思則得之。不思則不得也。以是知念不念之閒。聖狂之所以分也。苟其質之聖矣。自恃其聖而不之思。則日復一日。天命之性益就彫喪。其作狂也何有。苟其質狂矣。自恥其狂而思之。日復一

曰天命之性。忽然而復。其作聖也。何有。惟不念耳。如太甲之初立。不明乎德。欲敗度。縱敗禮。以速戾于厥躬。豈雷狂而已哉。及伊尹放之於桐。致之憂患之地。而發其憤排之思。遂能處仁遷義。爲商太宗。周公作無逸之書。以戒成王。以之與文王並列。爲迪哲之君。自視未放於桐之前。相去豈不甚遠。以太甲觀之。則狂而克念者。其作聖可必也。故紂無道。而天猶寬以待之。至于五年。罪惡貫盈。不自悛革。而後降喪亡者。欲其自狂而克念。以作聖也。則天之仁愛於紂。欲扶持而安全之。豈不至哉。夫以紂之淫酗肆虐。武王有應天順人之志。而猶寬以待之。冀其改過者。武王忠厚之心也。而以爲天者。武王之所以爲天。實使之也。須待也。暇寬也。須暇者。待之以寬也。須暇之子孫。謂湯之子孫。蓋指紂也。五年者。先儒謂服喪三年。還師二年。蘇氏亦從此說。夫觀兵之說。子於泰誓已辨之詳矣。泰誓序言。惟十有一年。武王伐殷。蓋武王卽位之十一年。若從先儒之說。則是卽位之五年克殷也。此所謂五年。正猶武成之所謂九年也。武成之所謂九年者。意者文王未崩之前九年。蓋亦以紂之惡。可伐而不忍伐之故。大統未集也。此所謂五年者。意者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。蓋亦以紂之罪惡。爲可伐。而猶冀其改過。故須暇之也。由是觀之。周之伐殷。豈得已而不已哉。晉武帝以孫皓淫暴。有問罪之志。其臣羊祜則曰。孫皓暴虐已甚。於今可不戰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沒。吳人更立令主。雖有百萬之衆。長江未可窺也。王濬則曰。孫皓荒淫。宜速征伐。若一旦皓死。更立賢主。則強敵也。此言正春秋時晉伯宗所謂後之人。或者將敬奉德。

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。若之何待之也。蓋其意以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。晉武帝之心則惟恐吳之有賢王而我不得以逞其欲。武王之心則惟恐紂之不能改過。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。不觀於晉武無以知武王之爲至德也。武王寬以待之五年矣。而紂是以爲我大作民主矣。何所慮哉。故其言行無可念聽者。誕作民主。卽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。董仲舒曰。晏然自謂如日在天。正此也。紂旣無可念聽。故天求爾多方。諸侯之賢者。俾之伐殷。大動以威。而開其能顧天。則命集之矣。顧與顧。諶天之明命之顧同。言其起居動作未嘗忘之。若上帝之在其左右也。大動以威者。李博士曰。天之釋商。豈得已哉。大動以威。則非小變也。是也。開者。天誘其衷也。天求其能顧天者。而爾多方。諸侯無有一邦可以堪顧天之道者。言皆不能勝其任也。其時惟我周王。知民之爲貴。而善承于衆。不敢忽慢。能堪于用德。以治天下。可以爲天地社稷宗廟鬼神之主。故天用教我周以用休。而使膺受多福。商擇於多方。而以殷之命與之。爲多方之君也。王博士曰。天教周王以用休。猶所謂天誘其衷也。是也。卽上所謂開桀之失德也。天監于萬方。眷求一德。俾作神主。而湯以一德之故。乃受天命。以有九有之師。紂之失德也。天求爾多方。開厥顧天。而武王以用德之故。乃昇殷命。以尹爾多方。由此觀之。則湯武之事。豈得已而不已哉。蓋適當天心之所眷顧。故不得不以征伐爲己任也。使桀紂能守其祖宗之基緒。則我豈閒而取之哉。使多方之諸侯。其德有可以當天意者。則天命必不舍彼而私於我也。惟殷周之廢興。皆

有天命。則我今豈敢惟務諄諄然。以此多告汝哉。我之大降管蔡霍奄之四國民命而黜之者。惟其自作孽而已。爾當戒之。何不以誠信之道。優游雍容。寬而行之於爾多方。四國之所以至於降其命者。惟其不信故也。爾何不爲我周王之夾輔。介助贊襄其君。以至于治。以享天之命。今爾雖殷之諸侯。而尙得以居爾之居。畋爾之田。是汝不失其舊物。則我於爾非無恩也。爾何不順王而廣天之命乎。宅爾宅。畋爾田。謂多方諸侯。奄有其舊之封疆。食其舊之田畝也。熙廣也。今汝乃怙過不悛。我所以順迪汝者。屢矣。而猶未能安靜以順上之命。則以爾心未仁故也。爾苟有仁心。則能居易以俟命矣。其有不靜乎。爾乃不大定於天之命。而有覬覦反側之慮。則是爾乃動作切切然。以播搖天命。是爾自作不常之事。我將謀爾之信于正道。故惟以言語教告汝。使汝曉然知善之可爲。而不善之不可爲。教告之而不從。則我惟要囚於汝。以戰恐之。使汝有畏而後遷善遠罪也。至于再。至于三。則汝宜知過矣。而乃猶不服。我黜爾四國民命之事。則是汝怙終而不順其上。我則以大罰而殺汝也。非我一人所持之德。不使爾康寧。故使爾陷于刑戮。乃爾之自召其罪也。夫多方之諸侯。迪之之屢。而猶不靜。至於屑播天命。使周不以教告而徐譬之。遽納之於刑。則是周之秉德不康寧也。苟教告而不從。則要囚之。要囚之而又不。服。此豈可置而不問哉。故必至於大罰殛之而後已。今爾多方諸侯。苟能夾介周王。而宅天之命。則雖要囚猶可以免。而況於大罰殛乎。故以此言誘而進之。使之有所愧。亦有所畏。而後無他慮也。

王曰。嗚呼。猷告爾有多方士。暨殷多士。今爾奔走臣。我暨五祀。越惟有胥伯。小大多正。爾罔不克臬。自作不和。爾惟和哉。爾室不睦。爾惟和哉。爾邑克明。爾惟克勤。乃事爾。尙不忌于凶德。亦則以稷。稷在乃位。克閱于乃邑。謀介。爾乃自時洛邑。尙永力畋爾田。天惟畀矜爾。我有周。惟其大介。贊爾。迪簡在王庭。尙爾事有服在大僚。王曰。嗚呼多士。爾不克勸忱我命。爾亦則惟不克享。凡民惟曰不享。爾乃惟逸。惟頗。大遠王命。則惟爾多方。探天之威。我則致天之罰。離逃爾土。王曰。我不惟多誥。我惟祇告爾命。又曰。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。則無我怨。

自此以上。皆是徧告爾多方之殷侯。欲其安於天命。而不可以懷反側之心。以僥倖天下之有變。自此以下。又所以戒勅殷之遺多士也。殷多士者。卽自衛之故都。遷於成周。以密邇王室者。觀此以下文言。今爾奔走臣。我暨五祀。則此所語正指殷之多士。而乃曰告爾四方多士。正如康誥之篇。正誥康叔。而曰大誥侯甸男邦采衛也。唐孔氏曰。因告四方諸侯。遂告成周之人。徧使諸侯知之是也。武王之滅殷。而封武庚於其故都也。則使三叔暨之。三叔阮挾武庚以叛。而周以殷之多士遷於成周。使密邇王室。適當周公之歸政。故使周公爲之監焉。所謂監我士師工是也。我命周公暨汝多士。而汝多士奔走不倦。以臣事於我所立之監者。於今五年矣。商曰祀。周曰年。成王云祀者。以其誥殷多士故也。先儒以五祀爲五年。無過則還本土。蓋先儒以此篇之作。在於成王卽政之明年五月。則未有五祀之期。故其說